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现代性的张力

周宪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性的张力/周宪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0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钱中文, 童庆炳主编)

ISBN 7-81064-284-7

I. 现… II. 周… III. 文艺学: 美学-研究 IV. I 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6929 号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现代性的张力

周宪 著

责任编辑 王红梅

封面设计 李 梅

责任印制 胡晓旭

责任校对 王京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E-mail cnp @ mail. cnu. edu. cn

网址 www. cnp. cnu edu. cn

电传 68418523 (总编室) 68472512 (发行部)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5

字数 306 千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 序

20 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认为，世纪之初几十年与世纪之末的几十年，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较好时光，自然，三四十年代也是出现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时期。

世纪之初，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标榜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也是国情使然。而王国维在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摆脱了我国几千年的政教文学观，主张文艺为人生，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与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自主性理论，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但是，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学识、审美趣味为依归的。

自 20 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斗争的形势的变化，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使人们了解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具有阶级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力图使我国的文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50 年代，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原因，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理论的急剧的政治化倾向、庸俗化倾向，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治功利手段。到 70 年代末，文学理论界几乎是一片荒芜、败落景象。当然这期间并不是没有精当之论、深微之论，但都被淹没于政治口号之中，更有甚者则遭到无情的批判。

7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文化转型期，文学理论终于出现了转机。随后，文学理论界在改革、开放的思想引导下，大规模地介绍了外国文论，引进了百年来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想。短短十来年间，人们兴致勃勃地模仿、宣传、实验，几乎把百年来的各种欧美文艺思潮操演了一遍，文艺思想空前活跃。

在这种外来文艺思想如潮水般涌来的情况下，人们要保持心态的完全平衡是不大可能的，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无不受到触动。看到外国文论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文论难以为继的状态，自然会产生求新求变的渴望。这时也有人或把外国文论视为现代文论的范式、我国文论的出路所在；这是因为隔阂既久，所以难免眼花缭乱，心态浮躁，也往往会浅尝辄止，囫圇吞枣；或抱着拒斥的态度，把外国文论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泛滥，内心惶惶，实有朝不保夕之感，其实这也是大变动时期的正常现象。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的出现，是被我国80年代初哲学中的有关人道主义、人性问题、异化问题的讨论所准备好了的，是为外国文论、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影响所准备好了的，更是为我国文学创作中新的突破的酝酿所触动的结果。在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之中，可以说各种思想竞相展现，几乎人人都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要找个地方，一吐为快，或登高一呼，树立新的旗号，文学理论似乎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实际上，这正在逐渐酝酿着一种在失序中不断完善的新型的有序状态，或者说一种新的理论格局。

文学主张杂语化、多样化的时代来到了。一旦旧有的禁锢被捅开，这时就让人觉得，文学理论中的问题是如此众多，以至任何问题都成了问题，必须进行重新阐释；而文学创作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常常使理论与批评无法对创作再发表恳切、精当之论，不能不陷入尴尬境地。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学者，事实上早就思考着、协调着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希冀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新的文学理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所谓“中国特色”，一、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

近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总是跟随在外国人的理论创新之后，翻译介绍，来往奔走，疲于奔命，而这种跟随与模仿，又往往变为一种时髦与招摇。二、就是必须连接六七十年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文学理论传统，从古代文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文论的血肉。三、要与当代的中外文学实践相结合，用以阐释我国的与外国的新文学现象，形成我国新的文论。四、有着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又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文学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丽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正在进行之中。建成这一文学理论的标志是，在吸收中外古今文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阐释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现象时，在理论上有自己的一套不断确立着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独创之处；在世界文论中，不是总是跟着别人说，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表述，并在世界多元化的文论格局中，有着我们文论的一定地位，使中外文论处于真正的交往、对话之中。开始于 80 年代中期直至今天的文学理论的反思，大体是按照这种认识进行的。

回顾文学理论的进展与更新，我们可以说，这 20 年的光阴并未虚度浪掷。就我们所知，不少学者广泛涉猎中外文学论著，借鉴各种流派研究方法，探讨着文学的不同问题：都曾清理、整合过自己的学术思想，从不同侧面来阐明种种文学现象，以适应新的文学实践与新的文学潮流的需要。

对于 20 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我们自然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宜妄自菲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个很有成绩的部门，只是未加集中、未曾展示而已。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不少好书和优秀著作，这是事实。

一是它们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就是能够抓住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或是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合乎实际的理论阐述，提出新见解、新观点，使理论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说明，从而使理论有所丰富、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只有创新，才能使文学理论研究具有活力，获得生命。新时期的文学理

论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理论的面貌，它的理论探索的锋芒射向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它所讨论的不少问题，是过去的文艺学未曾涉及的，因此不时引起思想的火花而新见迭出。自然，作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整体形态还不够成熟，但是就单本著作水平而言，一些学者是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的。

二是这些著作初步实现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化。文学本身的问题是可以分为多种层次的，每一层次的问题探讨的角度又是多种多样的。十多年来，有关文学审美、性质、特征、作品、文体、结构、意象、意境、境界、作者、读者、阅读、修辞以及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比较文论与文化诗学等这类问题的探讨，都有专著问世，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也不乏精品。

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文学理论学派进入多元化之后，研究方法自然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而一些学科本身就要求新的方法，如文艺心理学、文学话语研究等，方法的多样化更加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化。这种景象还是我们在 80 年代初所梦寐以求的。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使理性的智慧获得解放从而排除人类思维的独语现象，可以使学术个性得到尊重，使它们成长，获得生机。多样而巨大的学术个性的出现，是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标志，一个没有学术个性的时代，必然是平庸的时代。有了学术个性的出现，才谈得上学派的形成，进而漫向四面八方，推动学术的更新与发展。可以这样说，今天文艺理论中的学术个性正在探索之中与形成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文学理论与方法多元化的原因。

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不过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们编选一套《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我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工作。“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 6 种。在目前出版条件相当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社毅然组织

这类学术著作的成批出书，这对于已经走过一段时间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肯定，对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更是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巨大鼓励；这种气魄与目光，是令我们十分感佩的。

钱中文 童庆炳

1999.9.9

自序

细细算来，涉足人文学术研究已有二十个年头了。1978年恢复高考，临考前夕，我意识到，凭我仅存的那些数理化皮毛知识，要考上理工科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临时改考文科，踉踉跄跄地搭上最后一班车，已是别无选择。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进了中文系。

大学四年，日子过得飞快。第一年梦想成为小说家，那时小说家着实令人钦羡，“轰动效应”一个接着一个，他们几乎成了社会瞩目的中心。无奈自己没有说故事的天赋，小说虽写了不少，可只能藏之名山而自慰了。次年转向写诗，我天真地认为，小说难写，诗却不尽然，但结果同样令人失望。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遂悟出创作乃需天分，要么会编故事，把平常事说得天花乱坠；要么性情中人，放浪形骸于乌有之乡。到了第三年，我现实了许多，不再沉溺于空幻之中，开始尝试着写些理论和评论文章。嘿！真还初见成效，那一年居然在《文学评论》上刊出拙文一篇。第一次将若有所思的东西见诸文字，那喜悦和冲动至今记忆犹新。这以后，似乎没了犹豫彷徨，顺势趟入人文学术研究这条博大精深的河流。

结集在此的多为80年代末以来所写的论文。我是一个性急的人，恰似匆匆赶路的人无暇回首一样，平时难得静下心来反省回顾，好像前面总有无穷新事物召唤着。这次选文结集，倒是一次回顾自己心路历程的机会。

这二十年，学术研究虽成就不多，却也费心不少，且甘苦良多。

如今，实用主义盛行，功利考虑压倒一切，人文学术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边缘化了。在我看来，边缘化并非坏事。记得齐美尔说过，在物质财富与日俱增的时代，精神若想要保持自身的丰富性，不得不和这个物化的世界保持“距离”；阿多诺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艺术若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就要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审美的自律性乃是革命潜能的必要条件。我以为，人文学术研究亦然，“距离”和自律性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由此便引出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在重商、重利、重物质的时代，人文学术思考何为？

说实话，人文学科的研究既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利益，也难以直接改变社会现状。但它的特性就在于对人精神世界的关注，较之于其他应用学科，其反思性彰明较著。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有用之学，又是无用之术。或者更准确地说，此乃“无用之用”。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人文知识分子总是着迷于一些看似玄虚的宏大概念，什么“终极关怀”、“宏大叙事”、“形而上学的慰藉”云云。看来，越出自己狭小的专业知识领域去探求更为重大的问题，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秉性”。它有时是反思的快乐，有时又是智慧的痛苦。

这些年来，我已逐渐习惯于学院化的生存方式，习惯于书斋里的遐想神游。既没有轰轰烈烈地参与什么群众运动，又鲜有深入民间作田野研究的机会。但现实的关注和敏锐却依然保持着，一些反抗冲动不时把思想的触角引向另一些领域。那里对我来说，是既陌生又有诱惑。于是，突破学院化和传统学科边界，便成为一种内在的惯性。

其实，晚近美学和文艺学的发展亦有这样的趋势。突破传统的学科边界，寻求开放性的研究和多学科的视野已成为人文学科的主流，有人称之为学科的“殖民化”，亦即一个学科越出其传统的边界，纵深入其他学科领域，寻找交叉学科的可能或“视界的融合”。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曾不无幽默地谈到：

如今的哲学探讨看上去像是文学批评，科学的讨论却像是小品文，历史由方程式、图标和法庭证词所构成，理论性

的文章写得像是旅游观感……传统的写作分类学已经失效。

对于这一恼人的现状，吉尔兹的立场我很赞赏：

我们不必接受关于写作的幽玄奥秘的见解，所有那些符号有其象征意味，或者把我们自己投入对文本的愉悦以致使我们本身的反应因之消逝，用这种方式来显示我们所读及所写的是基于我们的不凡的自由的气质。

或许可以反过来说，“殖民化”并非是为了取悦我们的“气质”，而是我们的“气质”导致了“殖民化”现象。二十年来，我不断地在美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界上进进出出，有兴奋，亦有苦恼；有迷茫，也有彻悟。从较为局部的专门的文学理论问题，进入到文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领域；或以美学为基点，侵入文化研究领域，最后又转向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想来，也许真是某种不安分的“气质”使然。照我的看法，美学和文艺学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它们对各种可能的思考永远敞开大门。

结集在这里的诸篇什，大抵反映出我十多年来学术兴趣的伸展方向，总体上环绕着四个层面展开，它们构成了这本集子的基本框架。

第一个层面是反思现代性问题，这是近年来我最为关注的问题，曾断断续续写下了一些篇目。内容从西方文化中启蒙现代性和文化（审美）现代性的冲突说起，一直追溯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并从西方说到中国，聚集于中国现代性问题。因为现代性虽发源于西方，却也是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转变的历史过程。所以，如何探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委实是一个难题。

第二个层面所涉及的是文化研究。如果说现代性研究已经越出了传统的学科边界的话，那么，文化研究更是“精骛八极”的多学科空间。它的范围可大可小：大到时代精神和社会文化总体性，包罗万象；小到文本或意象等具体问题，细致入微。其实，文化研究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视野，一种范式，或一种策

略。其主旨在于打破传统学科界限的禁锢和局限，进入现实的实践领域。所以，究其本义来说，文化研究是对人文学科制度化和学院化的反动。作为一种策略，其中的政治意味显而易见。这里罗列诸篇什，大都涉及到审美文化的研究，意在用一种批判的文化社会学眼光，透视当下中国审美文化的复杂问题。

第三个层面的主题是文学理论，涉及的是一些文学基本问题的思考。较之于宏观的现代性问题和审美文化研究，它们显得比较局部和比较专门。当然，文学研究既可出乎其外，进入更为广袤的文化和思想史空间；又可入乎其内，进入具体的文学问题自身。这一部分也就是入乎其内的思考，所讨论的问题有文学的界定、形式、创造心理学、文学话语、文学史观等等。就文学理论自身来说，它也是一个包容了许多视野和范式的“小宇宙”，其思考路径也有所不同。也许是“气质”使然，我在这些文学理论的专门问题的讨论中，也贯穿了某种“视界的融合”的尝试。

第四个层面难以归类，故名之为“人文与学术”。听起来这个标题有点儿大而无当，其实不然。在这一部分中，所选诸篇什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文学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包括文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等问题，二是在当下人文学术制度化境况中，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思考的触角不但涉及到西方世界，更深入到中国的现实语境。

本书中的各个篇章，多刊载于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或是若干专著中。

最后，我由衷地感谢钱中文先生和童庆炳先生。两位先生主编这套“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实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继“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和“文艺理论建设丛书”之后的又一盛事。两位先生鼓励我选编这本文集，的确给了我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难得机会。

2000年10月于金陵台城

目 录

总序	(1)
自序	(1)

第一编 反思现代性

现代性的张力	(3)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21)
现代性与本土问题	(38)
文化的“分化”与“去分化”	(43)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化分析	
古典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	(69)
——关于话语的意义形态学	

第二编 文化研究

审美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变异	(93)
文化变迁的社会学思考	(106)
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	(130)
关于视觉文化	(138)
精英的或民粹的?	(147)
——两种文化研究范式及其启示	
文化资本的分布与争夺	(159)

第三编 文学世界

文学与文学观	(169)
--------------	-------

艺术形式新论	(183)
文学话语	(201)
论认同性自我批判	(218)
——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心理学分析之一	
三种文学史模式与三个悖论	(230)
文学中的时间性与历史感	(251)

第四编 人文与学术

文学知识社会学的几个问题	(293)
屈原与中国文人的悲剧性	(306)
德布雷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323)
知识分子：消亡或转变？	(341)
附：作者小传、主要著作与学术反响	(351)

Contents

General Preface

Foreword by the Author

Part I Reflecting on Modernity

Tensions in Modernity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Modernity and the Local Perspective

Differentiation and De-differentiation in Culture

On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The Classical,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Part II Cultural Studies

Historical Analysis of Aesthetic Culture

Sociological Thinking on Cultural Changes

Dominant Culture, Elitist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n Visual Culture

The Elitism or Populism?

Diffusions and Contention for Cultural Capital

Part III Literary World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Ideas

New Key of Literary Form

Literary Discourse

On Identity Critique

Cultural Analysis on the New Era' s Literature

Three Modes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Three Paradoxes

Time in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Part IV Intellectuals and Academics

Some Issues of Literary Knowledge Sociology

Qu Yuan and the Traged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gis Debray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tellectuals: Declined or Transformed?

Appendix: The Author's Biographic Sketch and Major
Works with Selected Criticism

第一编
反思现代性

